

福州话培训班
本报与闽都乡学讲习所联办

福州馆 方言

大家一起来讲畺

现在跟我读“福州话攀讲”(hu jiu wa pan gong)

大家读得非常好!

这就是上周5小组攀讲大家的表现

□ 本报记者 林佳、文 毛朝青、图



大家跟着评话先生学讲

“你好!你去倂哪?”“请坐,请食一杯茶。”……上周日上午8点半,在乌山道山观,继前一周的声母韵母学习后,作为配套的第一次攀讲开始了。

福州民俗专家方炳桂老师,又给大家准备了一份专门用于本次攀讲的简单教材,先带大家读了一遍,“好,慢行,路中细腻仂困。”“依伯,对不住,奴是佢做过。”“骹踞仂鼓去做作业,马祖的公共汽车上就写着骹踞专车。”……内容是问好、道歉等礼貌用语,浅显易懂,大家先跟读一遍。

第二遍,方老师开始试着让大家自己来回忆,“福州话攀讲怎么说呢?”“hu jiu wa pan gong”,真是个让人激动的时刻,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,方老师也很惊讶,大声表扬了大家:“非常好!再来一遍。”

在基本熟悉了这些礼貌用语后,大家就自发组成了5个小组。每个小组都安排了一个闽都乡学讲习所的老师,其中有原福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陈德仁、曾编写福州话字典的王可铨老师等,以及部分志愿者陪同攀讲,随时随地解决大家当日的疑难问题,并保证每个人都做到词汇、句子各个击破。

大家围成一个圆圈,每个人拿着教材,时而跟读,时而自学,听进步比较快的“同学”先读,自己模仿,然后读给老师听,再纠正,一直到老师说正确为止。

一直到11点,大家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这个课堂。

本周日福州话培训班上第二节课程,继续韵母教学,老师仍是省社科院干部方向红女士。

花絮

外省小组

云集北京、河北、江西、江苏各省市的“学生”

这个由陈德仁老师辅导的小组,和别的组还真不太一样,除了老师和志愿者,几乎都是外省人,云集了北京、河北、江西、江苏还有东北的“学生”,可谓南腔北调。

62岁,家住仓山的于阿姨来自北京,她戴着眼镜,有遇到不懂的马上向旁边的老师、“同学”请教,“我1983年就调到福建三明当老师,爱人是福州人,退休回到福州,学福州话是为了买东西方便,而且年纪大了多学点东西,动动脑挺好的。”

来自江苏的张先生,可是攀讲馆的常客,这回来培训班他更是积极。他1989年来榕,现已经在福州成家立业,爱人也是福州人,“爱人回娘家和家人邻居说福州话,我就听懂一句‘吃饭’。”他还带也不太懂福州话的

女儿来听过课,“平常在家我和女儿都是靠女儿懂的几个词,然后猜她妈妈说什么。”

江西女孩小蓝

“方老师,我读给你听”

来自江西湖州的小蓝,来福州有十年了,也没学会福州话。但是这一天,她是这个小组里的佼佼者,受到同组志愿者蔡老师的连连称赞,她的自信心也越来越足。

热情的她对走过来辅导的方老师说,“您的精神让我很感动,如果你们这边有招收志愿者,帮忙做做卫生的,我也可以报名。”方老听完,感激地用福州话对她说“谢谢”,“莫客气!”现学现说,小蓝的机灵,逗得周围的人和方老师都笑了起来。然后小蓝还请方老师指导她,“方老师,我读给你听,你看看准不准?”

提醒

已经领取了教材的读者朋友们,建议还是每周抽出时间坚持上课,把福州话学好。免费教材、免费课堂,不要辜负了为大家创造出这么好学习条件的人们的心。

大家上课时,最好把手机关机或开成静音,不影响老师思路,也不影响“同学们”上课。

攀讲馆志愿者 参与时间:下周日早上8点半-10点半 活动主题:福州话称呼
福州话读书班继续报名中,请拨打我们的热线0591-87809110或者发送短信13489147354

教你说福州话

平话字课堂第9课 作者:GnuDoynng
海墘闽语论坛总版主
Email:gnudoynng@gmail.com

声母类化 让你懂得变音秘诀

福州话是变幻莫测极富活力的语言,总结起来它有三变:松紧变韵、声母类化、连读变调。本周我们来看看声母类化。声母类化是口语里的一种现象,字的声母会受前面一个字的韵母影响发生转变。根据此定义,一个词组中打头字绝对不会发生声母类化,而置于中间和末尾的字则有可能发生声母类化。

福州话的声母类化可根据影响其声母前一个字的韵母分成两大类,一类是

跟在元音或以h为尾的入声字后面的类化,另一类是跟在鼻音尾字后面的类化。

我们先来看跟在元音字母和以h为尾的入声字后面的类化,它又可分作四种情况:

一、b、p弱化。猪腿有一个部位叫“骹柄”kǎ-báng,这个“柄”的声母b被弱化。

二、d、t、s变成l。姓(sǎng),在“百姓”里s变成了l。

三、g、k、h脱落。看(káng),在“好看”里k脱落消失了。

四、c、ch弱化。鼠(chū),在“老鼠”里ch被弱化。

再来看看跟在鼻音尾字后面的类化,这种情况的共同规律是所有非鼻音声母转变成近似位置的鼻音声母。比如这几个词:新妇(儿媳b->m)、兄弟(d->n)、依客(客人k->ng)、样式(s->n)等。

跟在k尾入声字后面的声母通常不发生变化。比如:福州(hók-ciū,c不可能弱化)、铁钉(tiék-dīng,d不可能变成l)、学校(hāk-hâu,h不可能脱落)。

所有规则总会有少数的例外,比如这些词尽管符合声母类化的先决条件,但在实际口语中从来不变化:天气tiēng-ké,电视diēng-sê,番柿huāng-kê……



福州话 专栏

本期主持
福州民俗专家方炳桂

“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”用福州话该怎么说
当年为领导做翻译
我就遇到过

解放初期,福州的街道居民、工农群众多数文化低,不会听普通话。但那时对群众做宣传教育的又多数是南下干部,他们不但不会讲福州话,甚至还带有浓重的南腔北调,故此如何让群众听懂领导的讲话成了当时的一个大问题。没办法,凡遇外地的领导做报告时,就得物色一位本地的干部做翻译。

我当时在福州市总工会做职工教育工作,又被同事们认为是福州话讲得比较好的人。于是我常被派去为领导做翻译,不但在单位里要担当此任,回到家里也常被居委会请去客串。

为领导做福州话翻译看似简单,做起来却十分不容易,但为我后来的福州话研究带来了许多启发性的认识。

首先,我体会到提高民众的文化和普及普通话真是太重要了。刚解放时,老百姓对共产党、马列主义等一切都是陌生的,但又如饥似渴地想知道。普通话听不懂使他们与这些新知识如隔一条鸿沟。有一次,当时台江区区长顾耐雨到居民区讲话,临场叫我做翻译。顾区长一开始就亲切地喊:“同志们……”我无法把这三个字翻译得通俗一点,只是用福州话照念了。事后有一位乡里问我:“孙中山的总理遗嘱里有同志仍须努力,区长也说同志,那他们也是孙中山的部下?”这使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。从这一问题里我感悟到,有的不是把普通话翻译成福州话的言传的问题,而是要提高民众的知识后使其意会的问题。

其次,我发现普通话与福州话之间有很大的距离,研究它并非易事。虽然我遇到的都是极为普通的问题,但其中却有许多学问。比如我、我们,如果用福州话照本宣科,就显得呆板,那些依伯依姆也听不懂。后来我把它翻成南家、南家人,一直到今天我在福州话广播电视里都这样说。又比如当时领导常说的一句话:“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。”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凭字读意不达、理不会。我当时自作主张把这句话翻译成:“共产党蜀(一)心思都是想替老百姓做代计(事情)其(的)。”

当时我就把在为领导做翻译中发现的问题都记录下来,可惜那些笔记本没有保管好,否则可以整理成一本普通话与福州话词语对照的小册子。不过靠我的记忆和不断地琢磨,使我较深地了解到福州话中文读、白读知识的重要性,并且从做领导的翻译中,发现福州话除了文读、白读外,还有个俗讲的问题,即有的字词白读了还不够,还要把它讲通俗,才能使人听懂。这个问题在福州话研究的领域里似乎还是一块空白,我要进一步研究下去。